

新 中 學 文 庫
明 儒 學 案

繆 天 綬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明 儒 學 案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 繆天綬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新序

這部書——明儒學案——的著者是黃梨洲先生。他名宗義，字太沖，學者稱爲南雷，亦稱爲梨洲，浙江餘姚人。生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年八十六。他的父親忠端公尊素是東林名士，明室忠臣，爲宦者魏忠賢所陷害。他少年便倜儻有奇氣，袖長錐入京，要報父仇。雖然魏閹已死，僅僅刺了幾個沒要緊的奸人，然而他的凜烈的氣概，已轟動一時，隱然爲東林子弟的領袖了。王學的殿軍劉戡山宗周是忠端公的老友，他以忠端公的遺命，就學於戡山。當時浙中承周海門汝登的餘緒，宗風大熾，狂瀾鼓衆，陽明學之緒，因之大壞，一時目之爲『野狐學』。他稟承他的老師的學風，與吳越的高材生，力排其說。所以他是陽明學的嫡派或者可算是修正派。清兵入關，

京師的城門洞然大開，崇禎帝縊死了，以後他或是走日本，或是在舟山，或是入四明山寨，無非力圖匡復，一意做他的復國運動。他晚年自述：『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墀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南雷餘集怪說讀此可以知道他奔走國難所經歷的艱苦是如何的樣子了！然而到底一點希望沒有，他於是絕意國事，鄉居奉母，杜門著述，而六十二卷的明儒學案即在那時一手著成。至於這部書脫稿的時候，大概是在康熙十五年，距他的卒年尚有十九年，似乎他以後就接著做宋元學案。

做這部書的人當時資格最相當的除了梨洲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而中國完善的學術史，要以這書爲第一部咧！那時雖然有周海門汝登的聖學宗傳孫鍾元夏峯的理學宗傳，然而他們的學識異常褊隘，史筆異常拙劣，實在不配做這類偉大的學術史。梨洲自己亦老實不客氣的說道：『……海門見聞

隘陋……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若是曉得梨洲是有卓絕的史識，亦有多方面的研究，並且是當時學術界裏頭很有淵源很有位置的一個人物，自然對於梨洲這些話不覺得誇大和輕薄。他很早地受他的父親的庭訓：『學者最要緊是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所以他從少便致力史學，從有明十三朝的實錄起，直至二十一史，無所不讀。他家裏的藏書本來不少，而同鄉鈕氏的世學樓，祁氏的澹生堂，范氏的天一閣的藏書都曾借讀，所以他的見聞極博，各門的學問都有所探究。全謝山曾說：『公（指梨洲）以濂洛之統，綜合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無論何人對於謝山這話恐怕不能嫌他說得太過火罷。他的律呂新義是開清代的樂律研究的頭緒，他的天算學還要啓

梅文鼎的天算學的先路咧！然而他的學派的旋渦，畢竟以史學爲最大，浙東學派的人物像萬氏兄弟和全謝山這一輩的歷史學家都從梨洲蕩漾出來的。至於他的講學的宗旨，始終奉蕺山爲依歸，在明末清初的王學，不能不認他爲嫡派。陳悔廬汝咸說道：『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歸究於蕺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全謝山大理陳公神道碑銘所以我說無論在史學的方面說，或是在學派的方面說，做這書的人物不能不以梨洲爲第一個相當的人物。自然，這書的價值更不用說了。

如其要真實明白這書的價值，尤其要明白這書有使我們滿意的編製。他拿定幾個主意來編製這書。第一是分別每個學者的宗旨，他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鷟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學案卷首發凡第二條第二是透露其人一生的精神。他說：『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

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學案卷首發凡第四條』第三是著眼理會於其不同處。他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學案卷首發凡第六條梁任公先生謂『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爲去取第二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學者得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不可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他以梨洲這書爲具備這四個條件他並且說『這部書我認爲是極有價值的創作將來做哲學史科學史文學史的人對於他的組織雖有許多應改良之處對於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遠應採用的』梨洲以後著宋元學案比這書有較進

步的地方。每個學案，都有一『表』，對於師友的淵源，各派的支流，瞭如指掌。每案後頭編有『附錄』，關於並時人及後人所批評的，不論正面與反面，廣加搜羅，很能用客觀的記載，屏去主觀的獨斷。可惜因為年紀太老耄，沒有將全書一手完成，就去世了！

○史地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講黃梨洲。

*

*

*

*

*

這裏要敘說明儒的派別和其時的問題。爲着敘說便利起見，將全明十六帝二百七十年的皇朝，分爲三期：（一）初葉——述朱期，（二）中葉——

王學盛期，（三）末葉——王學修正期，依次敘說，可以清爽一些。『朱陸二

派，在宋已分。泊乎明代，弘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後，則朱陸

爭詬。隆慶以後，則陸竟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放，仍伸朱而黜陸。』○很能指出

中國近世哲學的線索。朱陸兩派的爭詬，迭相盛衰，正如紅樓夢上所說，『不是

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的線索，①似乎記得亦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前段所引的很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前論。

①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存三清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提要。②參考商務出版教育叢書哲學與論理。

述朱期的派別和代表：

金華學派——方正學（一三五七——一四〇二）

崇仁學派——吳康齋（一三九一——一四六九）

胡敬齋（一四三四——一四八四）

婁一齋（一四二二——一四九一）

河東學派——薛敬軒（一三八九——一四六四）

江門學派——陳白沙（一四二八——一五〇〇）

有明一代的學術，自當以方正學孝孺為開山，當時目為『讀書種子』。朱學惟

金華一派，○源流最長，傳至明初，宋景濂濂是其嫡系。正學爲景濂門人。從正學滅族以後，金華派亦就此式微。繼正學而起的，當爲河南澠池人曹月川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劉戡山宗周稱他爲『當代濂溪』。○這或是過當一些，然至少好比宋初三先生——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一輩，爲各派的前驅，開一代學術的曙光。稍後，薛敬軒瑄起於河東（山西河津縣人），吳康齋與弼起於江右（江西崇仁縣人），光芒爛然，同爲這時學術界的泰斗。河東一派，很少著者。崇仁門中，有胡敬齋居仁婁一齋諒陳石齋獻章三大弟子，所以這期以崇仁學派爲最展拓。劉戡山謂石齋（卽白沙）『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黃梨洲亦謂：『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白沙學案敘錄所以梨洲於白沙特地另立一案，當定他是有明一代的數一數二的人物，是自立門庭，非復崇仁所能範圍的。他是廣東新會白沙里人，江門亦是他住的地名，（白沙學案林緝熙傳見白沙於神樂

觀語大契從歸江門。所以他這一派叫白沙學派。亦叫江門學派。可奇怪的，他的學風和陽明的學風是很相近的，^④並且陽明是他的同門一齋的門人，他卒的時候（弘治十三年），陽明已是二十九歲了，應該很認識的，不知什麼緣故，陽明從不提。從地理上講，白沙又是很特色的。有明一代，江右浙中是人文頂盛的區域，而粵中則爲新興之邦。宋代人文極盛，學派的分布僅到福建爲止，粵中竟找不出一個。到明代開頭第一個是他，是很爲華路藍縷的粵中生色的。從他再傳爲湛甘泉，若水亦是明代中葉的重要的學者，從此粵中爲人文的區域。講人文地理的，這裏很可以注意。

①參考學生國學叢書宋元學案卷首拙撰長序「宋元諸儒的派別」金華系。②③均見明儒學案卷首師說曹月川陳白沙各條。④白沙主自得。陽明亦主自得。陽明別湛甘泉序：『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言聖人之道……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

程朱學在明代已成爲『官學』了。永樂（成祖）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等

撰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以及性理大全等書，爲周子、程子、張子、邵子、朱子、蔡元定父子以及諸儒等的學說的大結集。這些書由政府頒布各學校，作爲教科書，命天下學子佔畢，不但當時學子的思想被程朱學所困，而真正的程朱學亦徒然爲天下士子獲得功名的兌換券而已。降而下之，成化（憲宗）以後，應舉的必用八股文，從此到清朝，這八股文害煞天下的士子，真不堪設想！『有明學

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

一「述朱」耳。

『姚江學案叙錄』

『康齋倡道小坡，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

而與理爲二；言功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魏校，敬齋私淑）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

『崇仁學案敘錄』

『河東之學，惴惴無華，恪守宋人矩矱。』

『河東學案敘錄』

『諸

儒學案……

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

『諸儒學案敘錄』

『梨洲這三語——

『一稟宋人成說，』『恪守宋人矩矱，』『宋人規範猶在，』將述朱期的儒者

的學風算是描容極致了。而『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功夫則以靜時存養，動時省察，……爲學問的全功。』這些話，亦是的確的，所有述朱期的儒者，他們的學說都是站在這同一的界線上。他們這種「述朱」的風氣，自然要效孔子的『述而不作』，所以河東說：『自考亭以來，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而崇仁亦祇是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凡是玄遠之言，他卻絕口不道。這時的代表著作，祇有薛胡的二錄——讀書錄①居業錄②較爲學者所推。在這因循蹈襲的空氣瀰漫一時的時候，而白沙獨擺脫一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高唱一種『自得』之學，他曾和他的門人陳秉常庸說道：『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他要在日用事物之中，握其樞機，端其銜綏；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而天地由我立，萬物由我出。他這種氣象，真所謂『孤標特秀，高矗入雲。』其學風所被，那裏有依牆靠壁一類的東西呢！這時，白沙是一座橋梁，從「述朱期」搭過「王學期」，而陽

明翩然其來。可疑訝的，陽明從來沒有知道他。

○程朱一派，說是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的。就是說心有知覺，而物有理，即晦翁大學格致補傳上說的『吾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陸王一派，主張心即理的，因此謂程朱認心與理爲二。○薛文清公集本，正誼堂全書節本。○正誼堂全書本。

王學期自以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爲中心人物，當時和他對峙的各派的代表人物：

崇仁學派——余詡齋（一四六五——一五二八）

河東學派——呂涇野（一四七九——一五四二）

江門學派——湛甘泉（一四七六——一五六〇）

諸儒學派——羅整庵（一四六五——一五四七）

這些人『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諸儒學案敍錄所謂『正德以後，則朱陸爭

詬』的是。他們於陽明學的宗綱——良知說、格物說、知行合一說，朱子晚年定

論，都曾與之辨論，有時且加以有力的打擊。

訥齋祐爲敬齋女壻，墨守敬齋之

學，在當時爲純朱派。

整庵欽順

爲那時朱派的巨擘，和陽明相抗衡。他很參透

過禪家話頭，佛學知識在儒家中恐怕以他爲第一人。他的困知記亦很著名，

於禪學，於王學，很能深入他的奧窔，而刺着他的痛所。但他的學風高峻，不曾施

設門庭，聚徒講學。

其時關中呂涇野

柵

篤守禮教，遠紹橫渠和藍田的關學。○

以後王學末流，太不守禮法，猖狂恣肆，於是那些檢點的學者，都趨涇野的門中。

劉戡山說道：『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

得先生「尙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

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明儒學案卷首師說

這時學派和陽明鼎

峙三分的，北則呂涇野，南則湛甘泉若水。甘泉爲白沙的門人，陽明爲一齋的門

人，同爲崇仁的再傳。甘泉夙與陽明交游，後來講學，各立宗旨，——陽明宗旨致

良知，甘泉宗旨隨處體認天理。然王湛兩家，互通聲氣，學於湛的，或卒業於王；學

於王的，或卒業於湛；一如當時朱陸的門下，互有出入。因此湛氏門下，分爲二派：一派如呂巾石懷，再傳而爲唐曙臺伯元，楊止庵時喬，都是力攻王學的。別一派如唐一庵樞，則調和王湛。其再傳爲許敬庵孚遠，三傳爲馮少墟從吾，劉蕺山宗周皆能以湛氏之學，救正王學末流的弊病。

○正誼堂全書本。

○參考學生國學叢書宋元學案拙撰卷首長序『諸儒的派別』「洛學期」

「洛學後期」藍田系。

這裏講王門弟子的派別，梨洲以地理上的分布，約析之爲六派：

1. 浙中

2. 江右（止修學案括入）

3. 南中（指江蘇泰州學案括入）

4. 楚中

5. 北方

6. 粵閩

梨洲謂：『姚江之學，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浙中王門學案敘錄〕『……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鄒守益）念

庵（羅洪先）兩峯（劉文敏）雙江（聶豹）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王時

槐）思默（萬廷言）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

右，亦其感應之理宜然也。』〔江右王門學案敘錄〕『南中之名王氏學者，王心齋良

黃五岳省會……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錢德洪）龍溪（王畿）所在講學，

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

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

乎比戶可封矣。』〔南中王門學案敘錄〕『楚學之盛，惟耿天臺定向一派，自泰州流

入，……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楚中王門學案敘錄〕『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

……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北方王門學案敘錄〕『嶺海